

吕叔湘全集

第十卷

《马氏文通读本》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《吕叔湘全集》

学术顾问

胡 绳 孙起孟 陈 原 姚德怀 李 荣
刘 坚 叶至善 刘 杲 傅永和 任慧英

总策划

俞晓群 沈昌文

整体装帧设计

张慈中

责任编辑

俞晓群 王之江 刘国玉 柳青松

责任校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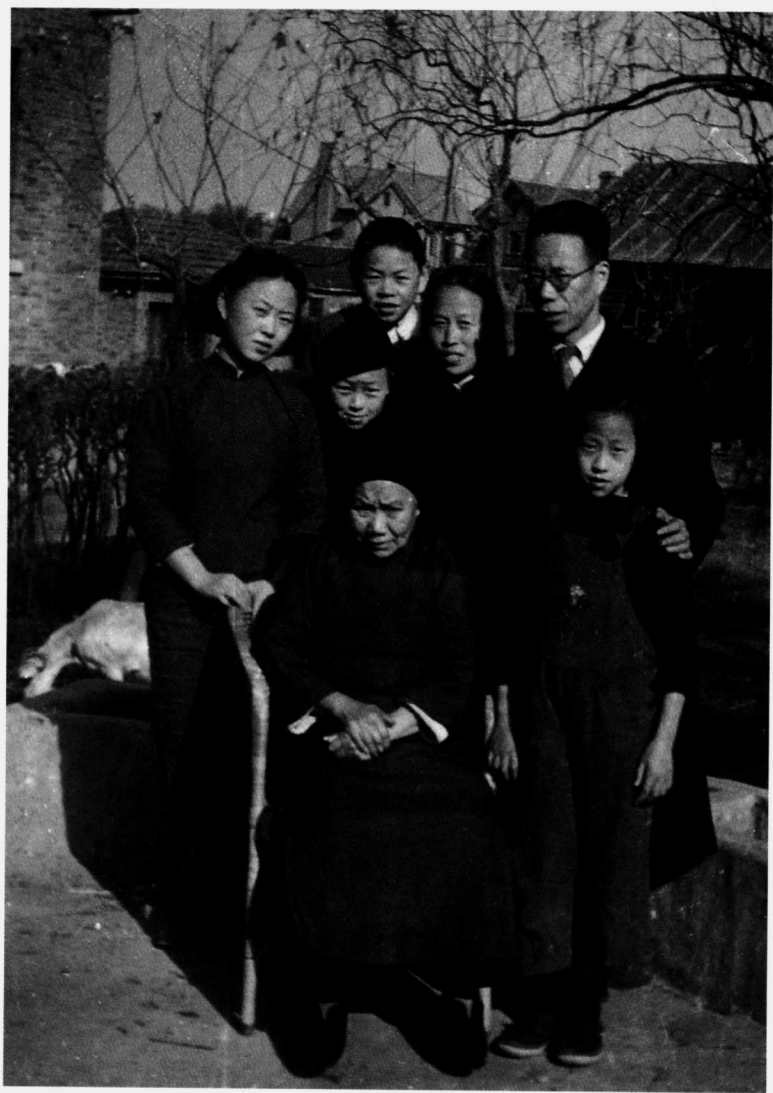
王 玲 马 慧

技术编辑 美术编辑

袁启江 吴光前



1934 年吕叔湘夫妇和子女



1947 年于南京金陵大学职工宿舍院内，
吕叔湘夫妇和子女与老母亲合影



中国语言学会首届年会留影（1981年10月16日于成都）



1989年12月语言研究所刘坚、江蓝生等同志祝贺吕叔湘生日

《吕叔湘全集》第十卷

说 明

本卷收入《马氏文通读本》，吕叔湘、王海棻编著。据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6月版排印。此次出版时，由王海棻参照蒋文野《马氏文通用例校勘》改正原书引例等方面的错误若干处。

读本凡例

一，《马氏文通》已有的几种版本都不便于阅读，也不便于翻查。我们编这个《读本》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，在版式上做些安排，使它成为“可读之本”，又编制索引，便于研究者对《文通》内容进行检索。

二，本书对原书的分卷分节做了必要的调整。在需要增加标题的地方增加了标题。

三，原书引例蝉连不断，本书每例另起，并顺序编号，用六角括号〔 〕表示。编号每章自为起讫，在别章引述时加汉字章次，如〔七·842〕。一节之中引例众多，可以分类时，利用原有说明或另编语句，加着重点以为表示。例句中关键字加着重点，有第二关键字时加圈。

四，原书例句间或有引用不全，不便理解者，本书补引全句。原书例句后附解说用破折号隔开。原书往往在例句与例句之间加用搭头字眼，本书尽量保留，放在前例之后，个别的放在后例之前。由于例句分行，有时不得不酌改用字。

五，本书用章锡琛氏《校注》本做底本，校以商务印书馆光绪甲辰（1904）本。章氏只校引例，不校本文，不仅讹夺未改，且有新的误植。本书对原书脱误尽可能予以改正，一般不出校记。如0.1节“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。——前两‘将’字，解用也，动字也，”“前两将字”误作“两前将字”今改正，不作校记。但也有校而不改的，如9.8.3节“虽有‘且’‘则’承接连字为领，而非‘宁’‘抑’折转诸连字也”，只在附注中说明：

“‘虽’疑误，或为‘惟’字。”

六，原书引例，讹夺甚多，章氏校改都出校记，本书没有一一移录。章氏用力甚勤，但仍有多处失校，尤以后半部为甚。我们发现的都予以改正，也不出校记。

七，《文通》引例有不符上文说明者，又所附解说有不甚允当者，章氏《校注》本多引诸家纠正的案语，本书择其可取者转录于附注，前加姓氏（杨=杨树达：《马氏文通刊误》，陈=陈承泽：《国文法草创》，黎=黎锦熙：《比较文法》，章=章锡琛：《马氏文通校注》）。本书编者附加申说时，加“今案”二字。此外，编者对于《文通》引例不当或解说错误未经前人指出者也加了案语。

八，章氏《校注》本的附注中多处对《文通》的论点和别家的论点做了比较，还引用了各家对《文通》语法体系的批评，本书没有转载，因为这已经超出一本专著的编注范围，属于语法学史的内容了。

九，为了初次阅读《文通》的读者的方便，我们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导言，介绍《文通》的语法体系，并酌加评论。

文 通 序

昔古圣开物成务，废结绳而造书契，于是文字兴焉。夫依类象形之谓文，形声相益之谓字；阅世递变而相沿，讹谬至不可殚极。上古渺矣；汉承秦火，郑许辈起，务究元本，而小学乃权舆焉。自汉而降，小学旁分，各有专门，欧阳永叔曰：“《尔雅》出于汉世，正名物讲说资之，于是有训诂之学；许慎作《说文》，于是有偏旁之学；篆隶古文，为体各异，于是有字书之学；五声异律，清浊相生，而孙炎始作字音，于是有音韵之学。”吴敬甫分三家：一曰体制，二曰训诂，三曰音韵。胡元瑞则谓小学一端，门径十数，有博于文者、义者、音者、迹者、考者、评者，统类而要删之，不外训诂、音韵、字书三者之学而已。

三者之学，至我朝始称大备。凡诂释之难，点画之细，音韵之微，靡不详稽旁证，求其至当。然其得失异同，匿庸与嗜奇者，又往往互相主奴，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则以字形字声，阅世而不能不变，今欲于屡变之后以返求夫未变之先，难矣。盖所以证其未变之形与声者，第据此已变者耳；藉令沿原讨流，悉其元本所是正者，一字之疑、一音之讹、一画之误已耳。殊不知古先造字，点画音韵，千变万化，其赋以形而命以声者，原无不变之理；而所以形其形而声其声，以神其形声之用者，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，历千古而无或少变。盖形与声之最易变者，就每字言之；而形声变而犹有不变者，就集字成句言之也。《易》曰：“艮其辅，言有序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出言有章。”曰“有序”，曰“有章”，即此有形有声之字，施之于用各得其宜，而著为文者也。

《传》曰：“物相杂故曰文。”《释名》谓“会集众采以成锦绣，会集众字以成词谊，如文绣然也”今字形字声之最易变者，则载籍极博，转使学者无所适从矣；而会集众字以成文，其道终不变者，则古无传焉。

士生今日而不读书为文章则已，士生今日而读书为文章，将发古人之所未发而又与学者以易知易能，其道奚从哉？《学记》谓“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，一年视离经辨志。”其《疏》云：“离经，谓离析经理，使章句断绝也。”《通雅》引作“离经辨句”，谓“丽子六经使时习之，先辨其句读也。”（〔读〕徐邈音豆。）皇甫茂正云：“读书未知句度，下视服杜。”“度”即“读”，所谓句心也。然则古人小学，必先讲解经理、断绝句读也明矣。夫知所以断绝句读，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读之义。刘氏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夫人之立言，因字而生句，积句而成章，积章而成篇。篇之彪炳，章无疵也；章之明靡，句无玷也；句之清英，字不妄也。振本而末从，知一而万毕矣。”顾振本知一之故，刘氏亦未有发明。

慨夫蒙子入塾，首授以《四子书》，听其终日伊吾；及少长也，则为之师者，就书衍说。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，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，且同一字也，有弁于句首者，有殿于句尾者，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，塾师固昧然也。而一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，语之及此，罔不曰比在神而明之耳，未可以言传也。噫嘻！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！后生学者，将何考艺而问道焉？

上稽经史，旁及诸子百家，下至志书小说，凡措字遣辞，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传后者，博引相参，要皆有一成不变之例。愚故罔揣固陋，取《四书》、《三传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，兼及诸子、《语》、《策》，为之字栞句比，

繁称博引，比例而同之，触类而长之，穷古今之简篇，字里行间，涣然冰释，皆有以得其会通，辑为一书，名曰《文通》。部分为四。首正名。天下事之可学者各自不同，而其承用之名，亦各有主义而不能相混。佛家之“根”“尘”“法”“相”，法律家之“以”“准”“皆”“各”“及其”“即若”，与夫军中之令，司官之式，皆各自为条例。以及屈平之“灵修”，庄周之“因是”，鬼谷之“捭阖”，苏张之“纵横”，所立之解均不可移置他书。若非预为诠释，标其立义之所在而为之界说，阅者必洸洋而不知其所谓，故以正名冠焉。次论实字。凡字有义理可解者，皆曰实字；即其字所有之义而类之，或主之，或宾之，或先焉，或后焉，皆随其义以定其句中之位，而措之乃各得其当。次论虚字。凡字无义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辞气之不足者曰虚字。刘彦和云：“至于‘夫’‘惟’‘盖’‘故’者，发端之首唱；‘之’‘而’‘于’‘以’者，乃札句之旧体；‘乎’‘哉’‘矣’‘也’，亦送末之常科。”虚字所助，盖不外此三端，而以类别之者因是已。字类既判，而联字分疆庶有定准，故以论句读终焉。

虽然，学问之事，可授受者规矩方圆，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。然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，而刘氏所论之文心，苏辙氏所论之文气，要不难一蹴贯通也。余特怪伊古以来，皆以文学有不可授受者在，并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讲焉，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；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，启其缄滕，导后人以先路。挂一漏万，知所不免。所望后起有同志者，悉心领悟，随时补正，以臻美备，则愚十余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。

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，丹徒马建忠序。

后 序

荀卿子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以其能群也。”夫曰群者，岂惟群其形乎哉！亦曰群其意耳，而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；所以群古今人之意者则惟字。传曰：“形声相益之谓字。”夫字形之衡从、曲直、邪正、上下、内外、左右，字声之抑扬、开塞、合散、出入、高下、清浊，其变幻莫可端倪。微特同此圆顶方趾散处于五大洲者，其字之祖梵、祖伽卢、祖仓颉，而为左行、为右行、为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群；即同所祖，而世与世相禅，则字形之由圆而方，由繁而简，字声之由舌而齿、而唇，而递相变，群之势亦几于穷且尽矣。然而言语不达者，极九译而辞意相通矣；形声或异者，通训诂而经义孔昭矣。盖所见为不同者，惟此已形已声之字，皆人为之也。而亘古今，塞宇宙，其种之或黄、或白、或紫、或黑之钩是人也，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，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。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，若希腊、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，见其字别种，而句司字，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，皆有一定不易之律；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，其大纲盖无不同。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，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。

而或曰：“吾子之于西学，其形而上者性命之精微，天人之交际，与夫天律人律之淑身淑世，以及古今治教之因革，下至富国富民之体用，纵横捭阖之权策，而度、数、重、化、水、热、光、电制器尚象之形而下者，浩浩乎，渊渊乎，深者测黄泉，高者出苍天，大者含元气，细者入无间，既无不目寓而心识之，间

尝征其用于理财使事，恢恢乎其有余矣。今下关之抚初成，上下交困，而环而伺者与国六七，岌岌乎，识时务者方将孔孟西学，刳狗文字也。今吾子不出所学以乘时焉，何劳精散神于人所唾弃者为？是时不冯唐而子自冯唐也，何居？”

曰：“天下无一非道，而文以载之；人心莫不有理，而文以明之。然文以载道，而非道；文以明理，而非理；文者，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，而非所止也，故君子学以致其道。

“余观泰西童子入学，循序而进，未及志学之年，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；而后视其性之所近，肆力于数度、格致、法律、性理诸学而专精焉。故其国无不学之人，而人各学有用之学。计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，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，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，盖万无一焉。夫华文之点画结构，视西学之切音虽难，而华文之字法句法，视西文之部分类别，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。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，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，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，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；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，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。遂使结绳而后，积四千餘载之智慧材力，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，而道无由载，理不暇明，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，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。

“斯书也，因西文已有之规矩，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，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，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，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。然后及其年力富强之时，以学道而明理焉，微特中国之书籍其理道可知，将由是而求西文所載之道，所明之理，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。则是书也，不特可群吾古今同文之心思，将举夫宇下之凡以口舌点画以达其心中之意者，将大群焉。夫如是，胥吾京陔亿兆之人民而群其财力，群其心思，以求夫实用，而后能自群，不为他群所群。则为此书者，正

可谓识当时之务。”

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，丹徒马建忠又序。

例 言

是书本旨，专论句读；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。惟字之在句读也，必有其所，而字字相配，必从其类，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。夫字类与句读，古书中无论及者，故字类与字在句读所居先后之处，古亦未有其名。夫名不正则言不顺，《语》曰：“必也正名乎。”是书所论者三：首正名，次字类，次句读。

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，其字句浑然，初无成法之可指。乃同一字也，同一句也，有一书迭见者，有他书互见者。是宜博引旁证，互相比拟，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，而后著为典则，义训昭然。但其间不无得失，所望后之同志，匡其不逮，俾臻美备。

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。葛郎玛者，音原希腊，训曰字式，犹云学文之程式也。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，大旨相似，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。童蒙入塾，先学切音，而后授以葛郎玛，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。明于此，无不文从字顺，而后进学格致数度，旁及舆图史乘，绰有餘力，未及弱冠，已斐然有成矣。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，后先次序，皆有定程。观是书者，稍一凌躐，必至无从领悟。如能自始至终，循序渐进，将逐条详加体味，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，其于学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，以视自来学西文者，盖事半功倍矣。

构文之道，不外虚实两字，实字其体骨，虚字其神情也。而经传中实字易训，虚字难释。《颜氏家训》有《音辞篇》，于古训罕有发明。独赖《尔雅》《说文》二书，解说经传之词气，最为

近似，然亦时有结辖为病者。至以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，凡操笔为文者，皆知其当然；而其当然之所以然，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。间尝谓《孟子》“亲之欲其贵也，爱之欲其富也，”两句中“之”“其”两字，皆指象言，何以不能相易？《论语》“爱之能勿劳乎，忠焉能勿诲乎，”两句之法相似，何为“之”“焉”二字变用而不得相通？“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，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，”两句之法亦同，“矣”“也”二字何亦不能互变？凡此之类，曾以叩攻小学者，则皆知其如是，而卒不知其所以如是。是书为之曲证分解，辨析毫厘，务令学者知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，各得其当。若未得其真解，必将穷年累月伊吾不辍，执笔之下，犹且与耳谋，与口谋，方能审其取舍。劳逸难易，迥殊霄壤。

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。凡事属创见者，未可徒托空言，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。为文之道，古人远胜今人，则时运升降为之也。古文之运有三变焉：春秋之世，文运以神；《论语》之神淡，《系辞》之神化，《左传》之神隼，《檀弓》之神疏，庄周之神逸。周秦以后，文运以气；《国语》之气朴，《国策》之气劲，《史记》之气郁，《汉书》之气凝，而《孟子》则独得浩然之气。下此则韩愈氏之文，较诸以上之运神运气者，愈为仅知文理而已。今所取为凭证者，至韩愈氏而止；先乎韩文而非以上所数者，如《公羊》《谷梁》《荀子》《管子》，亦间取焉。惟排偶声律者，等之“自郅以下”耳。凡所引书，皆取善本以是正焉。

书中正文，只叙义例，不参引书句，则大旨易明。正文内各句有须引书为证者，则从《十三经注疏》体，皆低一格写，示与正文有别。

引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与《公羊》《谷梁》，只举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、《公》、《谷》一字以冠引书之首。《国语》《国策》只举《语》、《策》，而以所引《语》《策》之国名